



陈慧——著



世
间的小
儿女

陈慧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间的小儿女 / 陈慧著 .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 2021.4

ISBN 978-7-5526-4166-0

I . ①世… II . ①陈…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55606 号

世间的小儿女

陈慧 著

责任编辑 苗梁婕

责任校对 晏 洋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2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4166-0

定 价 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574-83875156

自序

和同龄的女人相比，我的人生经历可能要多出那么几个小疙瘩。二十六岁前，我在江苏如皋生活。小时候被养父养母抱养，少年时又返回亲生父母身边，高中毕业后突然染上顽症，缠绵病榻多年。二十七岁那年远嫁到浙东小镇，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从头开始。先是开日用小杂货店兼带帮人缝补旧衣服，过了年把，怀孕了，因为身体吃不消，店关张了。孩子九个月大的时候，被拮据的现实所迫摆起了地摊。摆地摊的钱不好赚，没有哪一天不是凌晨三点多起床去菜市场抢地盘的。坚持了几个月，自己动手组装了一部简易的手推车做起了沿街兜售小百货的三道贩子。十年前利用摆摊之余的闲暇时间，自娱自乐写起了不着调子的小文章，直到今日。

在小镇人眼里，我能言善道，会折腾，肯吃苦，适合“闯江湖”。我不是天生闯江湖的人，我不能设计自己的人生旅程，只能由着生活的巨掌来摆布我的一切，这其中，就包括十三年

婚姻解体。

读初中的儿子有时会问我：妈妈，到浙江来你后悔了吗？

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普通人的一生，无论怎么迈步，总会有所得有所失。人到中年，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信念支撑着，即可。其余的，一律是纠缠。

我有一个很丰沛的童年。在苏中平原的蔡家庄村，那里有我善良淳朴的养父母，有曾经亲密无间的小伙伴，有性格鲜明的村人邻居。我熟悉蔡家庄村的河流、大树、田野以及更迭的四季，尽管我已离开那里三十年了，但此刻的我仍可以清楚地描绘出当时那湛蓝高远的天空。我甚至记得一只经常来我家门前的大河里觅食的翠鸟，它的身子圆滚滚的，羽毛极其斑斓，嘴里叼着一条小鱼，像箭一样快速地掠过碧绿的河面。我的阅读生涯也是由蔡家庄村一位叔叔无意间开启的。他是我养父家磨坊里的帮工，时不时带来几本书，我放晚学了就去他的房间里翻找，捧着书骑在门槛上看到奶奶掌灯。星期天，村子里的其他孩子都在田野里疯玩，只有我静静地待在屋檐下翻书，一坐半天。老屋的前面长着一排高大的水杉树，我眼睛累了就放下书仰望一会儿水杉树翠绿的叶子。金色的阳光从水杉树叶的缝隙间流下来，斑驳地洒落在我的脚面上。

知名作家谢志强老师告诉过我这样一句话：童年和故乡往往能影响人的一生。是呀，我的童年回不去了，故乡也回不

去了,但文字可以在时空里挖出一条专用的隧道,送我回到美好的所在。

2018年,宁波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各路媒体也做过一些宣传,于是有不少热心人慕名来探望我。也许在他们的预想中,一个三道贩子心里装着一捧捧的文字,似乎就能美得气贯云霄,可当他们在喧闹拥挤的菜市场,近距离地看到皮肤黝黑的我用杀人般通透的眼神清点着手上五块十块的毛票后,他们不得不失望而归。我的内心可能有猛虎,但绝对没有蔷薇。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生存。写作,无非是调节自我的增香剂,用一种较为体面的方式排遣独在异乡的寂寞与孤单,让我这灰头土脸的人生不那么无趣罢了。或者,我这样散漫、毫无章法的文字连“写作”都不能算,我更像是在记录。用五味杂陈的生活输入,用不加修饰的文字输出,记录一丝一缕的柔情,以弥补旧路上的缺憾,记录一点一滴的感动,以供我在前路上取暖。

陈 慧

2020年12月

目 录

- 001 毛永宽先生
- 012 寿二爷
- 017 养 母
- 035 大院里的阳光
- 047 第一个给我书看的人
- 059 姨奶奶
- 072 戒 烟
- 087 二 胡
- 100 养 父
- 114 青春痘
- 127 万年青
- 140 七 巧
- 151 私 奔

- 160 姚木匠
178 大岚痴神
187 宋家阿公
202 黄芽头
207 棉田里的男孩
212 章 越



- 220 十六响
227 一个和三个
237 戛 头
253 卖笋的老人
257 父与女
268 昌铜匠
274 陶 姨



毛永宽先生

我老家的乡亲质朴实在，讲不出什么华丽的言语。他们若是评价某个人有气质、有内涵、有本事，是个鹤立鸡群的佼佼者，使用率最高一句话是：“啊呀，真像先生一样。”

在我们那儿，“先生”这两个字含金量极高，包含的范围却极小。真正被普罗大众统一认定的“先生”只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老师。老师不论男女，不论年长年轻，不论是教正科的，还是教副科的，统统称之为先生。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吴庄小学的几位先生的家就在学校附近的村庄里，教课之余一样务农，农忙季节扛着锄头耙子之类的农具，打着赤脚走在田埂上，一腿的烂泥点子。可哪家的家长见到他们，都自带点头哈腰的属性。有些孩子脾气倔，不好好做功课，在家里和父母胡搅蛮缠，父亲（或母亲）吃不住劲儿了，作势把孩子往院门外拉：“走走走！告诉你们先生去！”——先生的名头一出，锋芒四射，震慑力五颗星，是降伏熊孩子的定海神针。

第二类是医生。医生和老师一样,性别年龄不限,都是“先生”。本乡人有个头疼脑热肚子疼的小毛病,不大会赶去十多里外的乡医院或五十多里外的县医院,找一找吴庄路口小诊所里的“赤脚先生”就行了。简单一点的吃药:土霉素、红霉素、黄连素……复杂一点的就打针——赤脚医生的针头又粗又亮。一般情况下,他在诊所里坐诊。病人年事已高或行动不便,有人来请,他马上锁了诊所的门,骑着一辆二八“永久”自行车出诊,贴着红十字的白色药箱就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他还负责给学校里所有的小朋友做防疫工作。打肚子里蛔虫时吃的宝塔糖,一袋有六颗,五颜六色,香脆清甜,值得小孩子无限期待,我们巴不得他每天都来教室发一遍。至于打预防针,那完全是鸡飞狗跳的直播现场,十个孩子能吓哭、吓愣九个,还有一个趁着教室里的混乱劲儿撒腿便逃。可学校的大铁门是关着的。哈!他逃了也是白逃。

比起第一类手提教鞭的先生,第二类先生的威力真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家长简单粗暴的一句“不听话是吧,让赤脚先生来给你打针!”前一秒还牛气冲天的孩子,后一秒就蔫巴巴了。

第三类是看风水的。如果说教书育人的先生让人敬重,打针治病的先生让人敬畏,那么看风水的先生就使人敬佩了。在农村,几乎没有不和风水先生打交道的人家。风水先生通天

文,识地理,算命掐八字取名这些小事撇开不谈,择日——结婚佳期、新房开工和上梁的时间、逝者出殡的日子,挑地——打井、砌灶、盖猪圈、建房子乃至逝者的坟地,这些都是不能也不敢擅自决定的大事,非要请风水先生莅临现场仔细安排了,方觉稳妥放心。更为奇异的是,风水先生还能在必要时修正“不好的风水”,救人于水火之中。

印象最深的是我十一岁那年的冬天,我们村的秀儿奶奶突然精神失控了——不事劳作,每天披头散发地站在她家屋后呶呶地对着路人吐口水,逮谁骂谁,脖子上青筋毕露,活脱脱一个歇斯底里的咆哮星人。秀儿奶奶活到五十多岁了,光梳头净洗脸的,向来是个不与人红脸的体面人,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婆子呢?她家的人可真是愁坏了!乡医院的先生看过,通灵的“神婆”拜过,土地庙里的菩萨求过,一律不管用。左邻右舍不堪其扰,主张秀儿奶奶的男人把她送到县精神病医院去住院,秀儿奶奶的男人坚决不同意——他始终不认为自己的老婆是精神病人。但不去精神病医院,时间长了,就是家里的人也受不了她呀!后来,村里一位做泥水匠的蔡伯伯给秀儿奶奶的男人指了条路:“你去请毛永宽来看看吧!”

“风水先生呀?”

“是呀。”

隔日中午,毛永宽骑着自行车来了,车龙头上挂着一只黑色的人造革拎包。他绕着秀儿奶奶家的院子慢悠悠地转了一圈,秀儿奶奶正骂人骂得兴兴头头的,毫不客气地喷了毛永宽一脸的口水。毛永宽不羞不恼,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蓝手帕擦了擦脸,站在秀儿奶奶家的堂屋前饱饱地抽了两泡水烟后,取出了拎包里的罗盘。

他吩咐秀儿奶奶的男人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填平位于秀儿奶奶卧房外正对窗户的地窖。入冬后,气温渐低,村里人家基本上都要在自家院子里挖一口深深的地窖,便于贮藏地里收上来的番薯、胡萝卜、毛芋头和大白菜,以防冻伤。秀儿奶奶家的地窖是一个月前挖的,当时秀儿奶奶还好好的,忙前忙后帮着丈夫搭手运泥巴呢。第二件是请一个当初帮秀儿奶奶家建房子的木匠师傅搭梯子攀上栋梁中央刮七片木屑下来,由秀儿奶奶的媳妇在半夜子时,加一片木屑、七片桃树叶子、一只金戒指,炖一碗茶给秀儿奶奶服下,连服七天。

他安排的这两条都不难办到,但真要往秀儿奶奶的现状上靠,又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玄乎。秀儿奶奶的男人皱着一张苦瓜脸,并不敢询问毛永宽如此这般的理由。问了,也是白问,天机不可泄露嘛——毛永宽只是抿嘴笑笑,不置一词。

说来也怪,在平了地窖、喝了七夜的“三合一茶水”后,秀儿奶奶的脑子竟渐渐地清楚起来。尽管尚不能和早前的那个

她相比,但的的确确不骂人、不吐口水、不癫狂了,天气晴好时,还能坐到院子里做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秀儿奶奶的男人喜出望外,专程买了一刀肋条肉、两条大鲢鱼、四瓶洋河大曲和一包红糖去毛永宽家致谢,逢人就夸毛永宽“来事”。

“来事”是我老家的方言,等同于“有本领”的意思。毛永宽看风水的本领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风水的?这个事,乡人们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说起过,似乎,常年游走于四里八乡,大家伙都面熟的这个毛永宽,天生就是个值得信赖的风水先生。

毛永宽个子不高,国字脸,走路、说话都不紧不慢,上身常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中山装左边的小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这两支笔不是用来写字的,只是习惯性地插在那儿的一个装饰品。毛永宽写字喜欢用毛笔。我见过他写的帖子。我奶奶有六个女儿,前面的四个姑姑嫁人时我还小,不懂什么。后面两个姑姑要结婚了,良辰吉日都是奶奶事先把毛永宽请来拟定的。毛永宽的黑挎包里备有现成的毛笔和墨汁瓶,无须主家另外张罗。红纸,黑字,标准的楷体,比我们吴庄小学教语文的马先生写得都工整耐看。

帖子写好了,墨汁干了。奶奶把事先塞在袖口里的一卷钞票拿出来,递到毛永宽的手里。毛永宽数也不数,道一声“客气了”,直接揣进中山装的口袋里。那会儿,这个钱是没有

定额的，全凭主家的实力。条件好的人家多几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家少几块。毛永宽在酬资这方面，一向是不计较的。

毛永宽的收入比一般的在土里刨食的农民高，但他家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毛永宽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不是毛永宽亲生的，是他去世了的哥哥的女儿。不仅女儿们是哥哥留下来的，就连妻子也是哥哥留给他的。毛永宽的妻子是之前的嫂子，比他年长了整整十岁，姿色平平。

小叔子娶嫂子，那叫“叔嫂合堂”，既是无奈之举，也是仗义之举。毛永宽的父亲英年早逝，寡母手脚并用将两个儿子拉扯成人。毛永宽哥儿俩打小相互扶持，感情很深。哥哥是个拖拉机手，拉货的路上连人带车翻进了深深的河塘里，没能救回来。哥哥走的那年嫂子才三十五岁，三个侄女，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嫂子年轻，实在没有理由叫她守节终身。可万一她改嫁了，一脚跨出了这个家门，三个幼小的侄女又该何去何从？

毛永宽的婚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乡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他和嫂子这种不寻常的结合，本质上已超越了普通人对男女之情的认知和了解。男人们暗自在心底做选择题：要是把我换到毛永宽的位置，我是否也能做到和他一样？能……不能！不能……能！女人心软，优先考虑的是孩子的

利益。她们不约而同地为毛永宽的三个侄女感到庆幸：无论哪个男人来当她们的继父，总不如嫡亲的叔叔毛永宽合适。

有人猜测，毛永宽娶嫂子为妻，是迫于老母亲的压力。也有人说，毛永宽其实在磨头镇读高中时就有个两情相悦的女同学。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们在乡里的集市上还肩并肩地买过东西呢！这些小道消息，虚虚实实，也就是说说罢了。众人一笔带过，也没有谁去顶真辩个真假。

毛永宽当然知道大家在背后谈论自己。众口悠悠，也不是他能堵得了的。他还是个斯斯文文的“先生”，一如既往地蹬着自行车，往返在乡间的小路上。他和嫂子成亲的第三年，儿子出生了。一贯精于取名的毛永宽给儿子取了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名字“四儿”。

养大小的，送走老的。一晃十五年过去了，毛永宽胯下的二八型“永久”自行车还老当益壮，他本人的两鬓已然露出点点白发。将近二十年的风水先生做下来，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不光是附近的村民，就是几十里外的县城，也有人慕名而来。但他的“辛苦费”还和从前一样不设定额，多少随意。他口袋里没有放钱的习惯，外出所得的收入，在进了自家的大门后通通交到嫂子——也就是他的妻子手上。妻子具体怎样安排，他一概不过问。他没什么特别的嗜好，就是爱抽两管水烟，也时常把中山装口袋里插着的那支钢笔抽出来，坐在天井

的矮凳上教四儿写钢笔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他读一句，四儿写一句。四句诗，翻来覆去地写，一直写到四儿上初三。四儿的字写得好，成绩在初三的五个平行班里也是名列前茅，很受班主任的器重。只要照常发挥，考县上的重点高中绝对十拿九稳。

没想到的是，初三上半学期，才读了一个多月的书，毛永宽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来帮四儿办退学手续了。班主任苦苦挽留，大大小小的道理说了几箩筐，两片嘴皮子几乎磨薄了一层。毛永宽风轻云淡，一声不吭。待班主任说乏了，他一手拎起四儿的书包，一手拉着四儿，认认真真的给班主任鞠了三个躬，飘然而去。

毛永宽出门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带上了辍学的四儿。卜卦看相、红白喜事选日子、挑地看风水，要么口授，要么演示，摆明了是培养接班人的姿态。不要说外面的人了，就是毛永宽的妻子都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斩钉截铁地不让四儿上学了。看风水虽然是真才实学的本领，进账不断，可怎么能和学业有成跳出农门相比呢？

四儿也不想接父亲的班，尤其是和父亲一道外出，无巧不巧地遇到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初中同学，人家那种惋惜与好奇的目光投向他手中的罗盘，仿佛在无言地追问：“啊呀！毛

四儿同学，你学的就是这个吗？难道它比课本还有意思吗？”

四儿不敢和父亲吐露这些。尽管毛永宽脾气温噤，从小到大都没打骂过他，他还是没那个胆量和父亲叫板。

毛永宽可没工夫来抚慰四儿七上八下的小心灵，他恨不得把肚子里的所有本事一股脑地转移到四儿身上。有些时刻，他的情绪像极了数学里的抛物线，忽高忽低，不可捉摸，动辄朝四儿吹胡子瞪眼睛：“四儿，你的脑子进水了？我前天怎么教你的！”难得不发脾气了，他细细地端详着儿子，轻叹几声：“四儿呀——四儿——”

四儿心里一软，憋在胸口的一团委屈莫名地散去了。他小心翼翼地踩着脚踏车，尽量避开坑坑洼洼的地面，免得颠簸了坐在后座的父亲。他跟在父亲后面学了半年风水，有两个发现：风水学其实是一门广博有趣的学问；父亲好像越来越憔悴，越来越瘦弱了，一个大人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分量居然轻得如同小孩子。

毛永宽好久不陪四儿写那四行诗句了。中秋节的前一天，他的兴致难得地好，搬了桌子凳子招呼四儿到院子里写钢笔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他念一句，四儿写一句。末尾一个“方”字颤悠悠地收了声，他哇地吐出一口殷红的鲜血。